

寸草春暉錄

陸昭環 著

香港天马出版公司

寸草春暉錄

寸 草 春 晖 录

著者:陆昭环

出版: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(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)

定价:港币 30.00 元 人民币 10.00 元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初版

ISBN 962 - 450 - 834 - 8/D·31724

(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)

两个母亲

(代 序)

在晋江市友人处,得见林居真老人的《五十一年之心声》一书。友人说值得一看。客中无聊,随便翻翻,不想很快即被吸引,一口气读完全书,激动不已:又一个寡母动人心魄的故事!在我眼前,母亲的形影和这位老人重叠交错,世上居然有如此相似的两个母亲,如此相似的两个家庭,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下来。

林居真丈夫罹难异国时,年仅十八岁,坚贞抚孤,矢志不二,孤儿寡母,相依为命。在艰难困苦中,为儿子完婚,并为之谋生计,在七十年代初期送子赴港,历尽艰辛,终于自立。而林居真三十二岁当民办老师,兢兢业业,以刻苦自学,转为正式老师,一直在乡梓地献身于小学教育事业,直到退休。

孤儿寡母之难,非个中人焉能尽知。我母三十二岁守寡,抱来一女,母子女三人相依为命。母亲茹苦含辛借债度日,义无反顾地让我读完初中、高中和大学,我终以母恩而自立。看到书中保存的两张照片,往事历历,猛地在那两张照片中浮现!那帧六十年代旧照,同我初婚时在老屋肃立,望见母亲又是欣慰又是落泪的情景何等相似!连我和妻子的服饰神态,也几乎一模一样。总算赖母恩德,

延续家族香火,以成立又一代家庭!那帧五十年代旧照,同我家丧父之初母子女三人相依为命的情景又何等相似!我当时的心声就想报答母恩,而到一九九一年寡母发病逝世,仍未报答一分一毫。和林居真一家相比,我母何其不幸,我又何其不孝!每思及此,痛苦无以言喻。欲报之德,苍天罔极!

两个家庭的类同,还在于寡母们望子成龙,孤儿们最终不负母望。这是两代人的奋斗。而母亲们在儿子们事业初成后,又尽心尽力地为之经营“家业”,建房造屋。林居真书中详尽抒写在故家主持建造石楼事,更令人感触万分。我家庭境况略好,母亲亦不遗余力帮衬家里建屋,妻子理外,母亲理内,十七年间七八翻折腾,终于营就一个小巢。我母何其不幸,竟在新居落成前夕去世!林居真老人晚年大福,得有重孙,堂开四代,她的艰辛痛苦终于得到一些报偿。而我母亲艰辛痛苦三十七年,未过一日清闲,未得一分报偿!母命何薄,我命何薄!

我至今未认识林居真老人,真想写一封信去表示敬意,从心底里唤一声居真妈妈。我想,两个母亲雷同的命运,表现了中国女性的优秀品德和痛苦艰辛。这样伟大的母亲值得世人敬仰,而我更加衷心希望,我们这一代和儿孙后代,万不可重蹈复辙。祝愿天下女性不再伟大而痛苦,祝愿天下女性平凡而幸福!

陆昭环

一九九三年六月于晋江任所



陸昭環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
福建省著名小说家

目 录

两个母亲(代序).....	(1)
去思碑.....	(1)
点滴都是爱	(21)
此生未了情	(57)
赤子之心	(65)
若母之情	(80)
《五十一年之心声》点评	(98)
先母传略.....	(118)
林居真女士传略.....	(125)
自撰年谱.....	(138)

去 思 碑

母亲百日祭

四十年前，我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被弄来，塞在母亲的怀里。据说当时，我刚会走路，身体瘦弱，却大头大脸。母亲不到二十岁，和三十出头的父亲结婚四年，仍保持乡间里难得的绝色风韵，留着长长的流海，梳着光光的发髻，双耳晃动着金耳垂，双手叮当着银手镯。从当时的相片看，母亲微笑着的秋波十分迷人。她端庄地坐在父亲身边，很象是一个听话的小妹妹，父亲西装革履，瘦脸阴沉地平视前方，我亦像一头被从鸡窝里拎出来的小猫，哭丧着脸略带惊慌地依偎在母亲怀里。母亲一手握紧我的小手，一手搂着我的胳膊，手掌粗大，完全不像是大家闺秀的手，倒像是一个整日操劳于家务的大家奴婢。

从此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：每晚都得把小手伸入母亲的短衣里，摆弄那不曾出过乳汁的乳头，在冬天则埋头于母亲的酥胸之间，而母亲亦常常夹着我那冰冷的小脚睡觉。那种温馨的气味，透

过四十几个春秋，依然令我回味无穷。我没有发现过父母之间有如此亲切的关系，在其后的岁月里，风流倜傥的父亲开始得了哮喘病，开始打麻将，开始垫着很高很高的枕头咳嗽不寐。而更多和她相依相偎过着夜生活的，是这个并非她生育的莫名其妙弄来的哭丧着脸的小子！母亲一直把我当成亲生儿子，或许就因为我的血液里，有着父亲那注入麻将的因子在。

我在祖父母和父母的溺爱下成长。那一年母亲得了鼠疫，举家不安，我却在床板上演戏，欢呼雀跃；那一年为父亲请神，举家躁动，我却躲在门后发呆，一声不吭；五岁时，我把自己的名字涂在尿桶边墙上；九岁时，父亲手把手教我写日记。我终于能背着母亲缝制的书包，奔跑在乡间小路上。而后就一直是白日里单调的上学放学。直到十二三岁，我仍然同母亲并头而眠，仍然用那只已能执笔写字的手，抚摸我母亲那依旧不能出乳的乳头。

考中学落第，我从调皮的小朋友之间知道男女的秘密，果然有一个晚上，母亲逼迫我离开她的胸脯，而且告诉父亲说：应该让我分床而眠，他们半夜里偷偷讨论我的生理变化，从那一个晚上起，我才懂得什么叫羞耻。

一九五五年，母亲三十二岁守了寡。父亲算是开明人士，而且是个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学而有成的西医，他在临终前绝无不让母亲改嫁的念头，外祖母和舅父，包括我的大姑母及堂亲们，都给母亲以自决的自由。家族的不幸让时代的开天辟地的变化所取代，政府提倡自由婚姻，寡妇再嫁。美貌成熟精明能干的母亲，却居然守着我这杂种而坚心不二，不能不说是我本身存在的一个罪孽。有一年清明前夕，母亲到父亲墓前哭一阵又骂一阵，又手把锄头，一刻不停，把坟头边的龙舌兰头砍得稀巴烂！那种神情，尤如疯狂的发泄发泄的疯狂！她对着父亲的墓挥舞锄头，但最终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嚎哭——从那以后，姑母说，她不再允许任何人提到招入或改嫁的事，她执着顽固，在不断的自虐中，眼望着我这瘦弱的可怜

巴巴的儿子，艰难地上了高中、上了大学。母亲怒劈龙舌兰的劲头，鼓舞我发奋进取，我没有成为浪荡子，我一步一个台阶地踩着母亲的血汗和眼泪前进。我成熟得很快，我为儿时备受宠爱而惩罚了自己，从母亲酥胸到龙舌兰的尖刺上，我终于塑成了另一个有别于家族血统的自己。

母亲决心为我牺牲自己，决心为维护那家族的名誉而出人头地。她加紧她的步伐，四十一她做了婆婆，四十五岁她做了祖母。我珍存着她做婆婆时的相片，比起绸缎在身的新婚相片似更有风采，她剪了短发，汉装衫收束她丰满的胸部，娥眉蚕目，波光流盼，笑意里带着持矜，持矜里露出沉思。母亲在我心中永远如此美丽。几十年来，母亲谨守男女大防，记得少年时我一回重病，她背着我涉过齐膝深的溪流，过河即刻放下裤腿，不让儿子看到那一段洁白；五十岁乘公共汽车，还因为有男人的拥挤而生气发火！她已从青壮年的自虐，转变为老年的光荣。她始终一丝不苟为家族，为丈夫，为儿子，保护自己的声名，使她在方圆十几里，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寡妇。这或许是她三十八年来唯一的补偿！

一九九一年旧历六月廿九，母亲突发心脏病，在我的怀里安祥瞑目，终年六十九岁。前一个夜晚，母子还在屋埕上纳凉谈天，言及她七十大寿在即，孙女即将结婚，她微微笑着，充满了无限欣喜。谁能想到，那一夜快谈，竟成母子永诀！这几年家境略好，我调华侨大学后，多次请求母亲随行，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地步，但老人以为身体尚健，总不愿拖累我这儿女成行的家庭！新屋落成后，老人终于答应随我上华大，并将剩下的几块责任田分散给邻居们经管，没想到，她此番交待，乃为撒手西归！人生不幸，莫过于因贫穷无法供养父母，而到了能供养时竟无缘供养。痛定思痛，令我肝肠欲裂！

收殓之时，使我最痛苦的莫过于乡间的陋习！为体面而隔日葬，遗体用门板扛到祖厝坐椅，母亲慈祥的脸容已不见，“土公”煞有介事地用他那肮脏的手，碰我母亲三十七年未被男人碰过的身

体！我多么希望，母亲可以平静地不变形地躺在棺木里，经过整容，尸身上撒满鲜花，给我们留下庄严美好的印象！葬礼如此热闹喧哗，洋号吹起欢快的乐曲，无数的鞭炮惊天动地，熙熙嚷嚷的应酬和酒席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，已经掩盖了悲哀，成为村里一盛大节日。这就是世俗？这就是母亲所要求的排场？葬礼过后的夜晚，进入母亲的卧室，我只能默默叹息，再也哭不出声来，因为这悲伤同体面的葬礼如此不协调。

跪在母亲灵前，我不禁想起堂姑母二十四岁守着遗腹子，艰苦一世；我的大姑母二十九岁时姑父被杀，抚养二女儿，以女婿入门承继香火；我的岳母娘亦三十几守寡。她们不幸代表着旧一代中国妇女的不幸，而传统的惰力曾使年轻守节变得如此合乎情理，甚至如此辉煌。在贞节外衣下，掩盖着多少难言的悲哀和苦难！母亲们的高尚，在于他们的自我牺牲；母亲们的悲哀，在于她们的自我幽闭。没有人能说清楚她们付出代价的全部，也没有人能完全明白这其中生理和心理的变态。母亲们身心上有着中国妇女高贵品格和精神，也同样浸透封建传统、伦理道德的余毒。一代是一代的延续，延续之中更有断裂。我跪拜在母亲灵前，唯有祈求我的女儿们，能彻底同祖母这一代断裂。中国妇女的美德，应在新时代得到更新和发扬。

母亲，儿子怀念您的恩情，认同乡亲们颂扬您的美德。在您如花似玉的酥胸前成长的儿子，更理解您身历心历的苦难。您的贞节比山高，您的痛苦比海深，您在荆棘难行的小路上独行，憧憬过爱情欢乐和幸福，而您却从来不敢正视这一切，您残酷地回避自己的情感，让生活和世俗肆无忌惮地折磨您，您在自虐的终点，愿于虚无中寻得安宁。母亲，在凄冷空旷的墓穴，您能得到什么？

让我将您最宠爱的长孙写的一首诗，献在您永远逝去的微笑前：

告别了年月紧随的苦痛/疲惫地为自己道声晚安/那一叶发黄

的悲惨终被清洗/谤誉无碍//辉煌撞入暮野斑驳的碑铭/寻找/石阶,新泥和崛起的坟包/在狭小而缺氧的人生里/已倦得不愿再把黄花插上鬓角/不再怕眼泪把心弄疼//静静用残余一抹微笑/仅仅诉说天地间永恒的光荣//

她是贤母 始终跳动着慈爱的心

(香港)林居真

有幸读到陆昭环先生的《母亲百日祭》，心情异常激动。我在进入古稀之后，不轻易动笔，但激动之心驱使我执起笔来，称赞陆先生有一位伟大的母亲。

昭环的母亲林淑云，是典型的中国妇女。朴实、勤劳是她的本色。她梳着光光的发髻，留着长长的刘海，双耳挂着晃动着的金耳坠，双手套上叮当响的银手镯，脸上绽出微笑，慈祥可掬。她有双粗大的手掌，整日操劳着家务，不知疲倦。她敬爱自己的丈夫，端庄地坐在丈夫的身边，活像一个听话的小妹妹。丈夫患病，辞去中西医结合诊所主任的职位回家，病重时，她承担起灾难磨折，并顺从丈夫再次抱养了一个女孩。她爱惜儿女。一直把昭环当成亲生儿子，用自己双手缝制的书包让儿子背着它去上学。儿子考初中落了第，她给予机会，勉励儿子刻苦学习，奋起直追。儿子十五岁时得了一场大病，她背着儿子淌过淹没膝盖的溪水。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她剪了头发，照了一顿个人像寄给儿子看，隐含着忧伤，表露出微笑，笑

意里夹带着矜持，显示了课子升学的荣耀。

林淑云女士不仅是贤妻，还是一位良母，解放初期，丈夫不幸病故了，她才三十二岁。丈夫临终时没有要求年轻美貌的妻子守寡，人民政府则提倡寡妇再嫁，连至亲两位姑母也不敢奢望她留下来。她呢？在清明节前夕，到丈夫墓前哭了一阵，又骂了一阵。她哭丈夫英年早凋，失去依靠；她骂天道不公，造物忌才，恨心地降灾给寡母孤儿。愤恨不平的心，激起异常的行动。她举锄头，凶狠地、一刻不停地将坟头边的龙舌兰砍得稀巴烂。她疯狂地发泄，继而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嚎啕大哭。痛哭之后，却是执着顽固，不再允许任何人再提招入或改嫁的事。斯时，并不完全是贞节的观念支配着她，而是不忍心抛弃未成年的儿女。在她的脑海深处，抚育子女成才的责任感，高于并重于旧的守节观念。她鸡鸣惊警，茹苦含辛，担起了生活重担，从山上挑草回家，衣服湿透了仍不肯稍为歇息，为的是子女有饭吃，有衣穿，茁壮地成长。她效法柳母、欧母，课子成才。她亲自挑选儿媳，婆媳和睦相处。她勤俭持家，历尽苦辛，聚沙成塔地积累了资金，以草创新居为奋斗目标。她是掘井人，可当甘泉涌出之时，却未能亲赏一口泉水；她是建业者，可当新居落成后却溘世长眠。她经历了三十八年的痛苦熬煎，得到了什么报偿？唯一的是，方圆数里备受乡众尊崇的良母。

中国的妇女是伟大的。当不幸降临之时，她们承受了一切灾难，既当了慈母，又当了严父。林淑云女士就是这样，她有着中国妇女的高尚品德和精神。她在崎岖不平、荆棘丛生的小路上挣扎奋斗，她擎起塌下来的天，为抚养子女成才的责任心所驱使，忘却了痛苦，功劳比泰山还高。

伟哉，林淑云女士！伟哉，柳欧式的贤母。我与淑云女士虽素昧生平，但共同的遭遇，激起对她百倍的敬重。她姓林，我也姓林，让我亲切地呼她一声贤淑的宗妹吧！

安息吧，贤淑的宗妹！您呕心沥血培养了一位有出息有孝心的

儿子，足以使您永远含笑于地下！

赤子这心 搏动可见

——再读陆昭环先生的《母亲百日祭》

(香港)林居真

我一生遇尽坎坷，历阅人间多次劫难。对社会的观察，有自己最深刻的感受，我看到千百万位母亲，做出许多不平凡的事。归结起来就是：茹苦含辛，抚育子女成长；呕心沥血，培养子女成才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她们经历千辛万苦，忘却了痛苦，不知劳累地、孜孜不倦地去斗争。可怜天下慈母心！

我也看到千百万个为人子者，对慈母的谢世，痛哭流涕。人们往往以治丧之礼来论孝道，以逝后缅怀之举论孝心。我却加上一个广角镜，把透视度加大加深，推移到生前之尊重和孝养。

读陆先生的《母亲百日祭》，我看到他有治丧尽礼之情，有逝后缅怀之心，更有生前敬重侍奉之孝。赤子这心，搏动可见！

俗语说，有所感就有所言。于是古稀之年的情性竟被驱跑了，再次动起笔来。我认为，陆先生对自己的母亲，有四个可贵之处。

体念慈母养育之辛苦。在《母亲百日祭》中，陆先生提到了一个书包，是其母千针万线缝制的；一场大病，是母亲背着他淌过没膝的溪水；一次落第，是母亲安排补习，严格管教，让他跟上了学习的队伍；一帧照片，是母亲因他升入大学特地拍成的，以示母亲就在身边鞭策他的学习。能体念慈母艰难养育之恩的人，才有一颗赤子之心。

尊重慈母持家之安排。陆先生受过高等教育，理所当然会自己择偶。可是其母却为他选一个农村女子。在这个问题上陆先生首肯了。夫妻婆媳之间都和和睦睦，家庭有天伦之乐。改革开放之后，他的家境日好，其母主张营建新居，他支持了。尊重慈母持家的安排，显示出一颗赤子之心。

照顾慈母晚年之生活。陆先生调入华侨大学工作之后，就请求其母随行，便于奉侍慈母的晚年。其母因营造新居而不肯随行。后来，陆先生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请求，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地步。其母终于领了儿子的情，将剩下几块责任田分给邻居经管。虽然其母未能长住华侨大学就撒手西归，但这种迎慈母奉养晚年的深切之情，则形象地显现了赤子之心。

哀悼慈母过早地辞世。陆母仅六十九岁就谢世了。陆先生哀悼之情，既体现在丧礼上，也体现在让儿子写诗的祭奠上，更体现在《母亲百日祭》那篇悼文上。他曾说：“我之罪过在建此楼，让六十多岁的老人多此劳碌。倘早得颐养，谅不至如此早逝。痛定思痛，悔之莫及矣！”他还说：“不少人劝我将我母事迹写一小说或报告文学，我不愿草率从事。也许母孝三年后，我可认真地写点什么。”陆先生的《母亲百日祭》是情真意切的缅怀，将来再写小说或报告文学，将是更加扣人心弦的缅怀。赤子这心，搏动可见。

中国的封建社会，阻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。遗留下来的糟粕很多。但也有个别可取之处，那就是采风。最高的统治者派人到民间去采访真情，作为研究当代社会风尚的依据，借以倡导良好风尚，摒弃不良之风。我旅居香港十余年了，偶然也回过乡，往往听到一些议论，说世风每况愈下、孝道不存。他们印证最多的，是对待老人不公。

有一老妪，仅有一个儿子。当她病老时，儿子竟迫她住进隔邻草间里去“享受”，不理不睬，三餐像喂猪一样送去吃食。老人渴了，将如之何？如此对待母亲，可悲！

有个老婆子，平时省吃俭用，积聚了防老养老的私房钱。儿子和媳妇们竟千方百计地骗取到老人的私房钱，然后遗弃了她。如此对待慈亲，可憎！

有个老妇养了五个儿子，人家羡慕她多子多福。可在她闭上眼时，儿子们都松了一口气。治丧之后，她的遗像竟没人肯搬回家。在儿子媳妇们的心目中，谁搬回了遗像，谁就得给死去的母亲做忌。如此对待慈亲，可卑！

我奉劝那些对待慈母不孝的人们，读一读陆先生的《母亲百日祭》，称一称自己那颗心的品质！

《五十一年之心声》自序

(香港)林居真

人生的道路，各不相同，我走的道路非常漫远。童年、婚前、初婚，走过一段康庄平坦的大道，总感到家庭是温暖的。而婚后过半年，即遇坎坷。我有时在羊肠小路上走，有时处于泥泞之中，有时走进荆棘丛中，有时临近悬崖……在困境中挣扎，感受良多，终于悟出了一些道理来。

礼让，是中华传统的美德。但驯服地让，会吃大亏。邦针讲礼让，让掉了婚后双宿双飞共渡菲岛的机会。我也讲礼让，得到了什么？——新婚半年就生离，十年后竟成死别。

失偶是痛苦的。中西文都精通的才子溺死于异邦，令人痛苦万分！它催人泪下，逼得你号啕大哭。我痛哭过，哭得泪干。泪干

了还在哭，哭得肠断，哭得心碎。

有谁同情孤儿寡妇呢？有谁救援他们呢？！有，但为数太少，凤毛麟角。怜悯救援首先来自娘家，来自家亲挚友，来自家提、貽藩、望呈诸君。前者接济孤寡的生活，后两位经过谋划，创办了妇女班，让我去执教。

在校董会及乡侨，特别是侨领姚西昆先生及其慈堂孙玉素女士的关怀下，在姚公秉校长的支持下，我得以在毓麟（后改名五星、嘉排）小学当教师，从而持续了十七年（后十年得到校董姚貽表诸君的多方关怀和支持）。上述这些人的恩德，我永生难忘！

“读书无用论”，当今甚嚣尘上。儿童、青少年在叫喊，连成年人也在嚷嚷。殊不知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靠的是文化，灿烂的文化。发达国之所以发达，靠的是先进的科技与文化。在进步靠人才、万国竞科技先进的时代，对“读书无用论”的调子，我不敢、也不能苟同。我仅读过四年书，自觉文化太低，后来靠自学多读了几本书，多识了几个字。在人生的困境中，还是多识几个字救了我。它使我有勇气去妇女班执教。后来，经过刻苦自学，拿到了师范文凭，从而转了正，成为人民教师。挚友乌为说：“因为您有一定的文化，才有资格去端粉笔、执教鞭，才获得应享的酬劳，不然，您母子怎样度过这艰难而漫长的日子啊！”此话诚然。我始终觉得自己文化太低，要是青少年时能有机会深造，我就不服“命”了，而会有所作为了。

弱者需要援助。在生活极端困难时，渴望的是物资援助。但物资不是万能的。当一个人处于绝境时，则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。一句温暖的话，几句能从死亡边缘呼唤回来的良言，一个能立足于社会的良策，都很可贵。它比物质的力量还要大。我失偶后岁月难熬，没有走绝路，应该感谢那些及时呼唤我、鼓励我、使我没迈进死亡线的长者、亲邻和挚友。

我不提倡守节。但认为像邦针这样的才子，不应绝后。年幼无